

黔南叢書

第六集第三冊

623
*
點南林取書第六集

江辰六文集

據原刻本校印

序

夫士君子欲以文章之道顯名天下非歷乎困頓抑鬱之遭則其器不足以成也非經乎憂虞險阻之故則其才不足以變也非有以推挽於其前振揚於其後則其道不足以廣也江郎辰六以拔俗之標負日上之氣謂當早翔上國揚譽帝廷對宣室之談奏上林之賦耳乃猿臂數奇所如不偶徒步一萬里始得與計偕之選所謂困頓抑鬱者不其然乎迨就予甥館以來蓋自京邸以至茗川由乙巳而迄己酉奔走泥塗周旋急難况瘁

之日多寡言之日少更遭顛躓形神消盡所謂憂虞險阻者予之遇如此而辰六靡不相共也則辰六不既困乎乃觀其爲文若詩若詞頓挫淋漓芊纏婉麗能兼經傳子史之精義而辰六固欲然自下如有所不足於其中者豈非以千秋之綿邈懼五彩之不彰乎不知文章之道患其實不足以當耳今辰六之才之器先輩如婁川澗水諸先生無不互爲揚詡方之孔融之見元禮太白之遇荊州殆有過焉若予者方以罪戾餘生含悲楚慘烏足爲辰六之推挽乎雖然前之有望於後亦猶後

之有望於前也昔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婿李漢而其文
益振其道益大余雖遠遜退之而辰六之才實過李漢
余又將以辰六之望予者望之辰六也夫康熙壬子花

朝旄園吳綺題

序

文章與經濟有二道乎吾聞之古能經緯天地之謂文
唐虞之世平成始奏生民始粒食而星雲日月之歌禹
貢山海經之書實爲萬世立言者之祖蓋一經一緯而
文章與經濟俱出焉後世若晁賈韓柳歐蘇諸君子其
立言之大小雖不同然亦皆本於經濟故言之而能行
行之而有文彼雕蟲小技之爲武健科條之治文章云
乎哉經濟云乎哉江君辰六少以高才力學爲四方推
重其所爲詩文前輩若梅村芝麓荔裳秋岳諸先生評

之詳矣顧屢困於公車已未應弘博之

詔復以飛鳥污卷之異不得與炊珠需次得一縣如斗

大汨沒江湖間公卿長者咸爲之扼腕而辰六自如也

時長沙初復大兵南下羽檄旁午樓船芻蕘踐更不時

給諸令長莫不顛仆困於徵發辰六應之裕如軍需如

約而民不擾其治迹一循文翁韓延壽之化而兼以胡

質之守趙張之精力撫軍蚤一見器之屆三載剡薦卓

異甲子夏予按試長沙辰六以其近集見示則識愈高

氣愈雄其旨淵然其光蒼蒼然蓋人以文章爲文章辰

六之文章卽其經濟經濟卽其文章其於古今治亂風俗貞淫人物之是非得失究之深矣故能卓乎自成一
家言而與晁賈韓柳諸君子相上下也昔人議論長進則云不遇異人必得異書又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作詩必不佳辰六家學淵源於書無不讀又僑居廣陵爲南北都會賢人君子奇士之所聚自黔南以抵燕齊晉楚萬餘里足迹幾徧鉅公名宿無不傾蓋納履况吳蘭次先生詩詞下筆妙天下辰六其叔寶也宜其不同如是歟雖然辰六之爲人篤孝友急然諾其立身雅

不欲位置今人中則其所自重者更自有在文章經濟
又其次焉者也是爲序

康熙甲子季夏穀旦茗溪姚淳燾陟山氏敬題於武昌
公署之天藜閣

序

冉駘初啓相如馳犛道之文牂牁既通太白寄夜郎之
跡然山留銅柱未見摩崖石以題名卽縣置龍標不聞
向郵亭而畫句迺若江子辰六璞玉渾金比質春雲秋
水爲神光岳鍾英天人闡蘊夢授江淹之筆紅錦入懷
家傳劉向之經青藜作照揆藻漱藝文之潤覃思探象
數之微談黃馬以何雄賦碧雞而殊麗胸森武庫獨開
黔陽山水之靈名冠藝壇首倡貴竹人文之盛從上計
以應詔多停船而覓孝廉同諸儒以解經將奪席而難

博士乃偶垂鵬翅蜚待三年行直上鳳池輝翔千仞才
益妙乎南國文可媿於西京咸知賈誼之少年爭致張
華之上坐相從彥輔識洗馬之清姿競見士安延記室
之令譽追良游於梓澤綢矣簪裾儼勝會於蘭亭欣然
鵷詠莫不文情芊鬱倍高瑩白之題抑復寶光陸離足
重錦綉之襲幸從揮麈暇日盡窺握瑾奇珍登建安作
者之林猶聞正始置開元才子之列不愧清新篇著帝
京快登高而作賦詩成灞岸善緣物以言情洵大雅之
獨存振斯文於未墜詠瑠璃椀覺妙絕潘尼之詞架珊

瑚牀請珍重徐陵之筆用公同好聊弁鄙言

乙巳長至年家弟陳鼓永拜手題

跋

吾鄉江辰六者系出來仙家鄰揚子賞心隋苑竹西吟
杜牧之詩選勝雷塘席上奏秦觀之句遂使瓊花玉蕊
千秋依彩筆以重開紅藥金圍四朶繞簪冠而竝笑秋
風月窟早泛靈槎春色上林猶遲煖浪曲高和寡才大
數奇兩訪木蘭未遂籠紗之願再遊銅馬空傳擊鉢之
音然而元龍豪氣不除直欲騰光淮海抑且太史文章
有價頓教生色山川徧歷青徐冀豫之郊目空八極縱
觀齊楚燕秦之跡識踞萬峯是以咳吐成珠笑談傾壁

蘇允明之力學自遇魏公李供奉之仙才終逢賀監徵
車北上處處題橋乘傳南來時時刻燭或校讐經史證
心印於前賢或推緝金蘭結神交於良友或才雄給札
風流學士新辭或制擬出綸燕許大家手筆或投釣鰲
之刺名動樞衡或裁寄犬之書情深梓里諸體畢備無
字不奇誠堪轢謝凌顏允足含任叶沈玄圃積雪盡是
瑤英丹山一枝無非珍種從此聲高玉尺九天看一紙
以飛來炬擁金蓮五夜共三能而交映君其操券而取
矣予且拭目以俟之三山羅秉倫拜題

江辰六文集

江閻辰六氏著

兄 江源逢其氏

弟 江愷梁雪氏

江湘文江氏同校

總目

卷一

詔

賦